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招隱寺記蹟一

玉蕊在招隱山唐李衛公寄沈大夫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閒舞雪密葉乍低帷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注此花吳人不識因予嘗玩乃得此名內苑沈大夫閣前有此花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積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嘗邀予同賞宋蔡寬夫詩話載此詩云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按周文忠公必大玉蕊辨

證跋語云唐人甚重玉蕋故唐昌觀集賢院翰
林院皆有之皆非凡境也往因親舊自鎮江招
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冬凋春茂柘葉紫
莖再歲始着花久當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
大暮春出八鬚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
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
餘蕋猶刻玉然玉蕋之名乃在於此羣芳所未
有也宋子京筆記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
玉蕋劉原甫移瓊花詩序云瓊花別號八仙花

後謂李衛公所賦玉蘂即此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所植即衛公所謂玉蘂三公博洽無此不知何故疑爲瓊花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又曾端伯高齋詩話盧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廿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爲玉蘂無疑洪景盧容齋隨筆玉蘂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而唐昌所產至

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
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止因好事者爲作
唐人帖故二公皆信之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
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
壽宫住持余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於宫前
花圃時紫泉馬克復有詩里人龔理子中次其
韻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也
招隱寺在城西南七里招隱山宋景平元年曇
度禪師所創即戴顒隱居之地見梁晋安王綱

剎銘又云顒始至京口常居竹林其後築館此
山梁昭明太子嘗讀書於此元俞用中碑曰戴
顒女捨宅爲院昭明石案尚存寺有石井傳爲
昭明所開珍珠泉及亭李迪搆虎跑泉鹿跑泉
唐學士蔣防爲記玉蕋花李沆二公所賦及宋
人題詠玉蕋亭岳珂有詩又有唐宋諸賢題詠
石刻正統中遷于鶴林寺米芾南宋戴顒高士
記斷碑米元章書增華閣萬松關李迪創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佐李庾人錡浙西幕約

初至金陵於鑄坐上屢贊招隱寺標致一日庶
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嘗聞誇招隱寺昨遊
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
遠山將翠嶓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臚泥鹿跑泉
音樂比山雞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
人大笑

王麟洲世懋遊招隱記云南折數百步入山麓
間田疇相望舍桃錯植已循一大樹行可五里
許則兩山對削中匿容徑徑稍紆盤漸入深窅

余從輿中望見山從西起廻抱逕罷乃招隱寺
牓旁出林間覩銀杏樹婆娑奇甚相與蔭其下
圜抱竟五人寺僧云是齊梁以前物意且千年
矣從大樹稍折而東南觀虎跑泉泉滙爲二池
有亭界其間池之外爲流觴數曲池之溢而出
山處也又稍左而上爲鹿跑泉泉視虎跑稍淸
而據地特勝其亭後臨泉前視大江浸漫若湖
度嶺稍下爲招隱洞陟頂四望則金焦諸山培
塿並出矣稍下並崖而行得所謂招隱洞者洞

可坐廿許人其他以洞名者無慮六七所顔玉
蓝等名及磨崖字讀之皆弘正間人筆耳
郡守許國誠記云郡之南十里許有獸窟山劉
宋處士戴顒隱焉故其山之寺名招隱考南史
顒世居剡中又徙京口常居竹林其後築館此
山文帝每欲見之至謂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
下即其地也元俞用中碑云戴顒女捨宅爲院
後誓志于此山之東南因以磨笄名山及梁昭
明太子亦嘗讀書于此今石案猶存而寺則自

宋景平元年曇度禪師始創也寺非有珍珠泉西有鹿跑虎跑二泉而虎跑之泉有龍嘴噴出引爲流觴曲水稍進舊有玉蘂亭岳珂題咏而衛公有詩刻之石按志玉蘂再歲始着花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類膽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故劉夢得有雪蘂瓊絲之句世傳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蓋仙品也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而亭因以廢余偶暇登覽曲徑紆廻蒼莽盤桓山

前有古隱坊始以入寺環山懷抱四旁羅密眞高隱巖扉也因觀鹿跑虎跑二泉中間頗宏敞登其麓高幾丈許一覽之兩山開抱若拱若揖中襟大江若帶遂捐俸鳩工疊山築堂其間改其寺之額曰鹿泉寺改其泉上之亭曰觀泉而堂則扁之曰玉蓋仙蹤冀其復有此花以寓思也

郡人曹愼記曰吾潤江山之勝甲于東南城南十里得招隱焉地遐以僻林莽蓊薆自郭之野

平疇被隴道夾喬木秀蒨撲眉睫伏流淙淙鳴草下紆廻曲折途窮而寺見含桃千章粲然若錦殿外兩泉其一爲虎跑石鑿龍口以寶泉乳晝夜噴震作雪湧狀引而曲之倣蘭亭爲流觴其一爲鹿跑渟濇澄澈可數顱髮昔人登太嶽尚謂山羸水詘此山數武內雙泉泠泠兩亭如翼其不强人意乎方丈後古松蓊茂蒼鱗皺皸號萬松關山巔巃嵸峭拔巖洞窈曲俯首而入玉甃下垂如墜授几席可憩可飲洞口碧梧被

之薜蘿綴之青蘚環周綠縟葱蔚使棲霞餐玉者値此不以爲玄都洞室耶

鄒人鄔紳記曰寺自門廡臺榭橋梁樓閣悉皆蕪沒頃猶及見所謂萬松關者往往牛羊外來颾颸尋行荆棘蓁莽遍滿巖谷其東非有寺曰鶴林舊爲寺之下院今顧税其地以自賠征租索賦殆無虛日爲主僧者力不支肩未暇輒逃去而正讓者毘陵惠山僧也其人頗聰明悦禪味適來主寺前太守吳峯林公實倡之至是

煥然並新見者改觀矣

郡守孫華記云乙巳仲春閏月既望林子與賓友挈榼携琴復遊招隱山山有亭翼然臨于衆泉之上泉自亭穿崖而下川源出焉於是探石洞之雲巢沿廻巒之盤谷登昭明之書臺反而鼓琴歌咏其間泉聲泠泠與絃相應和諸君曰美哉泉乎清且漣漪林子舍琴鏗然而作喟然而歎曰斯夫子之所謂逝者如斯者乎遂以如斯名其亭[illegible]改[illegible]觀泉亭

招隱寺記蹟

毘盧寶閣 陳永年書 原名鹿泉寺 郡居士圓禾建 招隱東南曲磴蜿蜒少去數武有石洞者五又東一石屏屹立上書梁昭明太子讀書處 過一峽羣峰羅列爲廻龍山爲八公洞山勢東抵練湖而盡也

正殿南鹿跑泉方池亭上有石勒鹿跑泉一座前一圓池受兩崖水今廢

虎跑泉碑　宋隱士戴顒高臥處

觀泉亭

泉亭下石甃方池有石龍

噴水下至橋流觴九折石橋下遶山而出遠至

大江匝樹千株蕭爽可愛而銀杏一株大數圍

在正殿右

劉乾賦跋云此寺在潤州之南坰水深山秀烟

霞潤毛皆不凡予官京口恒企慕之辛丑初秋

始得遊之而作賦

修造記至正庚寅俞希魯造　重修記鄭伸造　南徐福地成化甲辰

大明遼王書

鎮江招隱寺戴顒宅平江虎丘靈巖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為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傍無巖洞有泉出寺西非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複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畧如何山皆不能為流唯虎丘最奇蠢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丘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獨虎丘幸在巖陵

七里瀨在洞下二十餘里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龍言若籠中因爲初至爲八瀧既盡爲出瀧瀧本音閭江反犇湍貌以爲若籠謬也（避暑錄話）

玉蕊院女僊（府志載招隱玉蕊花大都唐昌觀故事物產志亦援以證故析錄之）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有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緑繡衣垂雙

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姚嫿迥出于衆從以二女
冠三小僕皆丱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
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
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
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
曩有玉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
飛鶴唳景物煇煇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
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
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

白居易俱作玉蕋院真人降詩嚴休復詩云
終日齋心禱玉宸䰟消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
瓊瑶蕋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潛下玉龜
山塵世何緣覩舜顔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
綴緑雲鬟元稹詩云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
知人覺只是嚴郎自得知劉禹錫詩云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
時廻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蕋瓊葩滿院

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
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歇弄瓊枝不緣啼鳥
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劇談錄
論玉蕊云玉蕊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瑒花者曾
端伯有以爲瓊花者李衛公有以爲山礬者黃
山谷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葢此花條蔓
而生狀如荼蘼栀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
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髣髴膽瓶其

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蕊猶刻玉然名爲玉蕊乃在於此群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花識者鮮不爲之嘆賞云筆談

戴顒與光勃並隱皆有名中書令王綏嘗携客訪之敎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宋書

陳景沂書曰戴顒字仲居捨宅爲招隱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數里孤遽鄰

萬山荒凉之巔所懸山逕石卵纍纍不絕如綫有宋米元章隸碑以紀仲居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太子選文於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甘泉清洸閣之右有亭名玉蕋亭之下有玉蕋二株對峙一架其枝條彷彿乎葡萄而非葡萄之可比輪菌磊瑰有古君子氣象焉

江淮爬迹

鶴林寺紀蹟

寺在城西南黄鶴山下舊名竹林晋大興四年剏宋高祖微時嘗遊焉及即位改今額是爲律院唐開元天寶間玄素禪師諱法照者得法于牛頭山歸主其地始改律爲禪寺又名古竹院後薛朗劉浩作亂寺燼廢宋紹興中重建改名報恩光孝禪寺咸淳間僧慶清重修永樂中寺盡廢僧得月就竹院稍葺蘭若弘治中僧了心始建堂殿萬曆間郡守秀水鍾公庚陽招禪衲

德乘居之冢宰平湖陸公光祖捐金復寺旁地
重建天王殿方丈僧寮遊亭竹院
黃鶴山在府城西南三里京口記曰有黃鶴山
在縣界晉王恭爲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
非名芙蓉樓至今存焉輿地志云俗傳此樓飛
向江外以鐵鎖縻之乃已則此山之名其來已
久而謂宋武帝微時游息于此有黃鶴飛舞其
上而得名者妄也及受命始爲宮室以藏農具
南史戴顒世居剡中又徙京口止黃鶴山故又

名戴公山公女于山頂磨笄誓不適人曰磨笄山有胡峯嶺秦始皇鑿俗名祖師關秦潭一名綠水潭宋紹興間郡守鄭滋改名放生池唐陸龜蒙詩曰松門穿戴寺荷徑遶秦潭

宋戴顒譙郡銍人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

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古竹院李涉詩因過竹院逢僧話之句卽其處也及火燼後蘇學士培竹蓮池上今名蘇公竹院

龍目湖周孚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今寺前有斷蜂嶺

昇仙橋或謂緋衣杜鵑花神自橋而騰空故名

寄奴泉泉中有白龜人皆以龍種呼之

愛蓮池周濂溪先生道州人少失父奉母依舅

氏鄭龍圖居潤毋卒遂壄焉與鶴林寺僧壽涯
交善讀書寺旁鑿蓮池
濂溪祠萬曆丁酉郡守王公應麟建以和靖尹
先生配享尹先生開封人建炎中奉召赴紹興
經鎮江至辛豐鎮夫人郭氏亡遂葬焉及先生
没後子孫仍家于丹徒世襲奉祀
米元章護伽藍神祠唐開元天寶間玄素禪師
王寺寺前日祖師岡岡外伽藍獲謫師叱之已
米元章聽法於聰禪師嘗言我當護法卒之日

伽藍神忽仆地下咸謂元章代玄素所叱也者

遂祠祀之

慶清跋曰黃鶴山下舊有米元章墓碑稱禮部

郎中米芾父左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

陽縣太君閻氏皆埜于此中書舍人蔡肇銘

古竹院祠亭萬曆已亥歲修建

宋武帝賜田山碑

宋高宗御書七佛偈并像碑七座今存三

金剛經碑一座

心經塔一座太湖石香爐一座慶元年造

天雨寶華堂今廢

韓无咎跋云鶴林招隱皆京口勝處也余頃遊焉鶴林近城猶屋數間招隱迥在山中屋亦無矣況修林哉東坡所謂古寺滿修竹也惜其未深者殆鶴林耶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棺櫝將厰發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鉛粉衣服皆不敗寶即命改葬具車輿聲樂以送與僚屬登城望之有紫雲覆輀車上行數

里咸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啟棺則空矣

丹徒令馬邦良記曰郡少師石淙楊公愛寺前松十三株挺秀時來盤桓其下于是搆十三松賦記銘重之亡何兵興賦冗僧衆苦徭役不支逃亡略盡而寺坐廢向所爲十三松者不免爨焦桐爨矣

杜鵑高丈餘春月開花傾城士女遊賞相傳唐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根種

之每春末開時或窺二女子來遊花下俗傳花
神也其後有殷七七者名天祥又名道筌周寶
于長安中識之及寶自涇源移鎭浙西七七亦
到郡寶師敬益甚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
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
乎七七曰可乃前二日往花所其夜女子來曰
妾爲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
當歸閬苑矣晨起花漸破蕊九日盛開如春寶
驚異燕賀累日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

抱後二十年薛朗劉浩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
戌為政刑殺無辜前上饒牧陳全裕經其境搆
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
數盡得七七之術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
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衆見落北崖謂墜江死
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
之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按
樂天東坡詩註并容齋隨筆所載皆云山石榴
映山紅山躑躅即此花也宋咸淳八年寺僧應

清乃以鄭躅補其舊迪功郎光州司戶參軍朱
正國作記刻石未幾枯瘁元延祐丙辰里人戈
道恭家圃有此花乃移植故處蜀郡青陽翼爲
記
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
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
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
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

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叩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爲甚麼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

昔王常侍訪臨濟至僧堂問曰此一堂僧在此作麼濟曰不看經不坐禪總教他成佛去此話流落叢林舊矣鶴林定殿主要向不看經不坐禪處長伸化喙極力扶持使臨濟家聲千古不墜

中峯禪師

峽山禪師或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僧

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

圓悟禪師云西湖然禪師都中相別能自奮志

意繼佛性住持甚善凡百日愼一日久之莫熟

自馨香也收書叙致殊慇懃奈他値冗附此相

勉領刹作粥主一味公心平直以身先之及應

接謙和人乃飯向要潔淸梵行然後隨以已所

得以開示於人勿自過爲矜衒便是守本也

孫覿曰余寓曹山寺見一僧面壁趺坐如老尊

宿問其年曰廿三矣因已心異之一日長老撞

鐘選監寺衆論雜然請以山爲之凡五辭而後
就區處細務綜練精覈又如老於事者至於辱
身勵行芒屩自隨涉水穿雲風餐露宿爲衆人
嘗一飽無厭倦意蓋爲佛法也苟充此心至于
刳眼斷臂割截支節無不可者彼尸居不事東
說西謟空畫地以欺世取譽爲語吾不信也
孫靚啟族孫書言云公住鶴林矣鶴林自杜鵑
花收還閬苑數百年後鐘鼓一新雲山改色自
公始也又啟上山老云每記浮杯卓錫之嘲想

見故人風度聊以自慰也

宋紹興法永撰黑漆光菩薩傳云菩薩諱法明示蹟于萊州即墨縣荆满村以試經得度于郡之崇福寺精練法華毎遊州邑聚落間遇有胎孕婦往過其門或爲講藥草喻品其娠即輕免求嗣者即果遂他郡有木客爲風濤所敗即示以觀世音菩薩號俾其急誦遂獲安濟後值歳旱民病禱籲不應乃以積薪爲窣堵遂捐身入化火自焚大雷三日雨足開霽衆奔聚觀獨餘

鶴林寺記蹟

眞身危坐灰燼曾無少損但蓋以光明如黑漆宋州敎以聞賜號黑漆光菩薩仍詔漆布其身

楊石淙重修光風霽月亭記云先生之學實昉于潤昔有妄人緣此謂先生之學得之鶴林寺僧壽涯是使潤州適爲先生汚衊之地儒先辨之無庸論已聖賢之在世也如水之在地無處無之而其發源經流不可不識先生之於潤生於斯發迹于斯其母氏又托體于斯此光風霽月亭之所由建歟按先生祠歷宋而元屢徙其舊入因剏書院遂廢其地

于鶴林寺僧景泰同郡守張公峻即廟背山之巔構亭扁以今名弘治辛亥郡守鄭公世英葺而新之

郡守王應麟重建濂溪祠并祭田碑記云先生讀書鶴林寺後之人即其地祀之祠圯當事者遷主文廟之東清風祠舊祠遂為遊人踐蹈蓮池亦漸淤塞且業于土人矣己丑春五臺陸公贖焉于是撤丹徒麗君時雍復之以尹和靖曾寓君京口配焉深濬其池四面石砌環之以欄池前建光霽亭園垣內外植桃李桐桂諸木宛然

庭草交翠祠透東闢徑通寺竪周子蓮池坊與蘇公竹院坊相對以妖僧汪元淇藉沒田百餘畝向隱占者供歲祭貯其餘以佐修繕周先生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額其亭曰同予

郗鑒嘗修之王恭更大有改創南唐刺史林仁
肇復修之東西夾城則唐築也

山

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臨江寰宇記曰山
生澤蒜或云吳周瑜與蜀諸葛亮議拒曹操于
此籌算曰算山南唐徐知諤鎮潤州有蜀估持
鳳頭至狀如雄雞廣五寸朱冠金喙一日遊蒜
山除地爲埸速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
飲忽暴風裂帳碎如飛蝶鳳頭隨失去知諤歸

疾卒東晉末孫恩率衆登蒜山劉裕擊破之唐劉展叛田神功將步騎萬餘陳于蒜山蒜山松林中可卜居蘇子瞻有蒜山詩觀此則山舊寛廣可容萬人不知何年淪入於江今西津渡口水中孤峯是也山頂二翁亭新舊太守林希楊傑同登故名久廢不攷南唐青梁王徐知諤遊䔉山不言蒜山豈又名䔉耶

京峴山在府城東五里卽秦所鑿泄王氣處宋王存與刁經臣詩云載酒峴屠過從不獲屢遥

云京峴乃潤之二山世以爲一李德裕祭亶禪師文云北固山乃此山之一支也山下有龍目湖上有平水大王廟五州山在府城西三十里相傳山頂望見五州宋曾布詩天際林巒壓壽丘夾江旁瞰兩三州又云海門西北起崇丘極目參差見五州蔡肇詩云西升崇丘望晧嶁見五州然登山頂望惟真楊升潤四州可見顏延年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按晉宋之間惟北道黎僑寓江左疑五州之民居此山左右

耶山有顯慈寺

馬蹟山在府城東南三十五里山上有黃龍青龍二洞黃龍洞中舊有石泉一掬四時不竭近頗止涸青龍洞巉巖嵚崎纔入其中泠然風生洞有大小石龍數條挂石罅中時出青霧霧出即雨東有夏禹王廟覆船山在府城西南五十里一統志舊志以為即酒罌山而梁武帝輿駕東行記以覆船酒罌高壟並列則又似二山也

壽近山在府治西南宋武帝微時宅基也帝既

即位築丹徒宮後建慈和普照雲臺蕭寺鮑照
從過舊宮詩云東秦邦北門非親誰克居丘希
逸詩曰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有壽丘司徒
廟宗忠簡公祠今爲四賢祠按忠簡公義烏人
宣和間以言事謫居潤夫人死蒙葬于此後尹
開封卒因合葬焉范文正公少隨母讀書隆化
寺文信國公使虜脱難于京口丞相秀夫陸公
亦寓居郡中故並祠焉南麓有龍華寺即其址
建丹徒縣儒學

唐頽山在府治西南有羅漢寺五通廟風漪軒
蘇庠詩云竹院旣疎明流泉復清駛
石公山在府城東北八里瀕江與焦山對峙下
有送江亭陳𦡱之建非東坡定 咸輔堂石公山
逝直送江入海句
神廟
圌山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宋張世傑與元兵戰
于江中不退奔圌山即此山出火石有上下二
箭洞下有東霞寺
銀山在府城西江口舊名土山以山形壁立狀

呼暨土山避宋英宗諱亦呼檀土山劉禹錫詩
土山京口峻即此元時建寺以與金山對峙易
名銀山上有金雞嶺般若院浮玉亭與同亭天
妃廟關王廟褒忠廟其下第一村孫楚别墅也
浮玉亭在土山之趾下臨江宋郡守程邁立紹
興間毎肄習水軍嘉定間都統制都元鼎重建
郡守史彌堅易名東南形勝
楊子江 浙渠洲港附
大江在府城西北六里即楊子江也一名京江

東注大海北距廣陵三國志魏文帝將東征出
廣陵臨大江見波濤洶湧不敢渡歎曰天所以
限南北也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遂於馬
上賦詩云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又云誰云
江水廣可以一葦航類集云水至金山分爲三
灃水記楊子江南零水第一又李德裕使取金
山中泠泉水蔡祐竹窓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
灃江最深處釣者云深三十餘丈
文信公指南錄中有過楊子江心詩題云大海

中一條自楊子江直注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
橫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三時即鹹水矣
海潮圖經不載然唐人詩每及之如李嘉祐云
非因潮聲滿賈島云潮平京口斜劉長卿云潮
吞海門石然鎮江潮候與錢塘諸處稍異
漕渠自江口至南水門九里又南至呂城堰百
二十四里秦鑿丹徒曲阿齊通吳會隋穿使廣
唐引練湖灌注宋天聖中開新河慶曆中疏蒜
山河皇祐中廢呂城堰深濬河河反狹治平中

修夾岡河道紹聖中浚練河易置斗門以便瀦
泄政和中開西舊河乾道中自丹陽浚至夾岡
自利涉門浚至江岸淳熈中自京口閘瀦至江
口嘉定中自江口瀦至城南門淳祐中修湖復
閘閘淤而涸元至元大德間屡募民淘淺泰定
初復加濬治國朝天順中重濬復鑿社稷壇西
隙地以通濠塹達於漕河
市河有三其一城西諸山之水滙爲澳合永安
寺聖井泉繇水西門經唐頹山浚至關門橋

園橋達京口港以入於江其一發源眞珠泉繇鶴林門經西園橋過道人橋分流右折者經社壇橋至右軍寨與漕水合左折者經皇祐橋滲皂橋嘉泰橋懷德橋斜橋大圍橋亦達京口港以入于江其二自清風橋側躋折橋石礎橋至朝眞橋非流與皇祐橋水合者則漕渠之溢水也宋南渡後類多湮塞毎加疏導

郡國志曰潤州遏坡有湖名龍目湖劉楨記曰龍目湖秦王東遊觀地勢云此有天子氣使赭

衣徒鑿湖中長岡令斷因改爲丹徒令水非注
江而深典乃云武帝望京峴山盤紆似龍掘其
左右爲龍目二湖未詳孰是今失其所在周孚
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蓋鶴林寺前山有
名胡蜂腰者也
伊婁河唐地理志開元二十七年潤州刺史齊
澣所開按澣傳云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
里舟多敗溺澣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
達揚子當時瓜州遂隸潤州故澣得以改置漕

白有題瓜州新河餞族叔舍人渡江詩云齊公作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壤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關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

夾淮河地勢鋪迴岐分山脊相距曠迴行者惴惴熊叔茂詩僻疑昏有虎靜慳曉無雞嘉祐中郡守宇文紹彭始置六鋪遂成坦途

歸水濵宋元符間設乾道寢廢嘉定中郡守史

彌堅重濬按史彌堅記曰南徐地卬漕渠貫城中爲西津斗門達于江以出納潮通虖斗門之閘而水走下也則爲積水歸水之瀕以輸乎渠余至那峴渠匯塞甬蘇江陰太湖而去則按行故蹟始復歸水瀕然瀕西向博拔倉其東北則井露港別爲斗門以通于江亘三水爲之長濠其遠于井露港者爲上下二閘又下北閘之址通爲秋月潭以藏舟焉

海鮮河在京口閘外史彌堅濬

金山水陸堂下井舊志言近歲寺僧以取中泠之艱指此井以爲中泠實非也又其前言用一竿一缾取中泠之法惜刻本缺誤不得其詳

紫金泉在城中嘉定志紫金山正當市心四旁

民居舊來猶隱隱見金脚今其泉即嚴氏義井也或云此泉爲天下第二品

泮泉在舊府學西宋元祐間郡守林希鑿井得石刻泮泉二字教官楊邁創亭

潤浦亦曰東浦在城東一里隋置潤州以此浦得名下鼻浦在城西十八里北入江輿地志吳置剩奸屯晉郗鑒于浦西築兩壘東有憩飯亭知縣龐時雍重修

樂亭浦在下鼻西七里吳書所謂簟落也王濬

緣江圖爲瀆浦亭北江有貴洲魏文帝曾漂至此洲

徒兒浦在縣東二十里相傳秦始皇將徒兒過此浦因名

西浦異苑記交州阮朗晋永和中出都至西浦泊舟見一青衣女子朗彎弓射之卽軒雲而去朗尋被害唐籍有西浦詩

胡豆洲侯景既敗羊鵾密圖之景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

嵩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只至朗豆洲景覺大驚將依郭元建鶻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投水鵾以矟刺殺之

放生池在子城西南舊名秦潭（秦始皇治）亦名綠水潭宋紹興間郡守鄭滋始立為放生池池水歲旱不涸

荷香池在仁和門內池可二三頃外繁以山花極盛舊有亭不存

慶封井在縣治南按齊慶封奔吳居有此井陸

龜蒙詩今歌此井示吳人鬭綆沉缾自兹始

宋沈內翰括嘗夢至一處登小山花木如覆錦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翁其上心樂之將謀居焉後謫官至京口恍然夢中所見因目為夢溪云

馬林溪在縣南三十里皇甫冉有馬林溪遇雨詩

西津渡去府治九里北與瓜洲對岸舊謂之蒜山渡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爭蒜山渡嚴勒

渡邏即今西津渡也

韓橋渡在丹徒鄉宋朱倬詩陽溪人與漁樵渡

江上潮平船欲行

揚子江記蹟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于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于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法苑珠林

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徵君況嶲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于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唅之人莫知也

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簡之
夜光果在其窖行皆此類也尚書故事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
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
吹寥亮逸發俄有客于岸呼舟請載旣至請笛
而笛甚爲精妙山石可裂謩平生未嘗見及入
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
記疑其蛟龍也謩嘗秋夜吹笛于瓜洲檝櫂甚
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

項舟人賈客有怨歎悲泣之聲國史補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斂之怨太平廣記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恒有虎遶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

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禮忽有一老翁艤舟而至翁曰師欲渡江至棲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聽曰爾與我有緣耶於是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聽領四虎往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爲恒式聽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 唐高僧傳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

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異苑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爲吉祥寺蜀異志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襤褸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廻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

出母兄妹勸勵强出來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縉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抹𥡴夜無講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懊歎卒

幽冥錄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于江邊作魚簄潮去于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

神殺之俚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治聞記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溼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錄異記

吳王孫權曾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筯尚

類繪形也傳物志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于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岍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爲煨燼一老婢髮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見稽神錄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既至

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有巨舟其中空唯
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
此必群盜也將伺夜而刼我前浦既遠風又益
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岍深林中以避之俄
有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岍上則星月了然食頃
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
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岍
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
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

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揮麈錄）

避亂錄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諱舜涉字汝明帥建康與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時領兵駐建康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待制聞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後奏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是時世忠兵駐鎮江舉家從之小泊于焦山雜于韓軍雜物船中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遊戲于焦山而已時虜已破鎮江日見虜騎

馳逐于江岈坐見其焚甘露寺但留雙塔世忠以江船鑿沈于閘口拒虜人之出虜船實不可出以閘口沈船縱横也世忠軍皆海船陣于江中中軍船長大處于中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觀輜重船皆列于山後寻日登焦山頂觀之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二人爲兵器于寺前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皆于寺前太守李汝爲亦在焉汝爲亦韓軍中人世忠命爲太守者也王照新志

世忠舟師敗于虜人初予行焦山見世忠揀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爲世忠自餘匝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虜人莫不目見耳聞而虜人賊中事吾軍畧不知之亦可慮矣小照新志

世忠所携抗妓呂小小卽以附志初小小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啟曰某有少事告訴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

待制請言之即以此妓爲懇待制爲破械世忠欣躍連飲數觥含散攜妓以歸後易姓茅（玉照新志）

楊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杜康泉二十三銖（泥古錄）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上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楊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于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臼以獻亦五代亂時之物金

注沒于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清波雜志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是用維語 老學菴筆記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箇視一伺知之杲起如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爲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筆記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溼近座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溼知道巫山雲雨歸 摭言

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沈于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 鼎錄

煬帝嘗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云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鈎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乃唐興之兆也 外紀

大抵江中多沙初自水底將湧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花變而生蘆葦則綿亘數十里皆爲良田其利不貲故有辨其水色卽請射而奮空出稔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近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不復與潤州爲一耶 蔡寬夫詩話

趙仁甫嘗宿郝伯常家之蝸慤菴時霜淸月冷

聞角聲寥亮伯常作聽角行以贈其行有云漢家有客北海使北節落盡頭毛白聽此空令雙淚垂中原雁斷無消息南枝越鳥莫驚飛牢落天涯永相失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牽住晴空幾縷霞及伯常拘儀真每聞角聲因思向來卒章四句便有江城羈留之兆因作後聽角行以自釋云燕南壯士江城客孤館無眠心已折那堪夜夜聞角聲怨曲悲涼更幽咽一噴牽殘楊柳風五更吹落梅花月霜

天裂却浮雲散雁行斷盡疎星接餘音渺渺淒江去依稀似向愁人説勸君且莫多歎嗟家人恨殺生離別可憐辛苦爲誰來凋盡朱顏頭半白萬緒千端都上心一寸肝腸能幾截當時聽角送南人南人吹角不送人不如睡着東風惡拍枕江聲總不聞外紀

高季迪憶遠曲云楊子津頭風色起郎帆一開三百里江橋水柵多酒罏女兒解歌山鷓鴣武昌西上巴陵道聞道處處經過好櫻桃熟時郎

不歸客中誰爲縫春衣陌頭空問琵琶卜欲歸不歸在郎足郎心重利輕風波在家日少行路多妾今能使烏頭白不能使郎休作客外紀

解學士九歲時其父携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上命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江作浴盤歸見馬行草墅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帚對云烏鴉項帶玉縧環父珍愛之甚外紀

江上取魚用欄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旧佚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

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荅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清波雜志

隋汾陽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

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度之弟勣遊江南將渡廣陵楊子江忽䨏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没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

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踰芳嶺或攀絕頂或入
深洞逢之羣鳥環人而噪數能當路而蹲以鏡
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
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
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
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
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
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
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

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異聞錄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

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眞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鑪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鑪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横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將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

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楊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與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

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

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熱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異聞錄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明信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何氏語林

姚嵓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勍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于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勍乃步于艄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勍驚而異之伺聽于艄其音清亮非常進勍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勍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盡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

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簰筏載薪于金陵貨之未到間値大風吹溺簰筏一時沈溺惟進劻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颷竹數竿至於進劻身側進劻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劻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移時到沙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卽栖于洲上將更深矣進劻卽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蹟一至於玆忽見荻叢碎蘋中光芒然進劻卽以手摸

之獲金一斤乃袖于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著白衣向波心蹲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即前者所放諸魚令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撓掉俱備進勍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搜神記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見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紅戲于水際一白衣老人長可三丈執鞭于其傍久之翁回顧見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

跳躍而上倏忽漸長一舉足徑上石公山頂遂不復見稽神錄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綠雞爲食問何肉曰鵓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今有薛家窪云瑯琊漫抄

蘇子瞻渡江至儀眞和荆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荆公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

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二句何氏語林

唐高祖武德七年河間王孝恭征輔公祏宴羣師于舟中孝恭以金盌酌江水將飲之則化爲血孝恭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兆集異志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周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何氏語林

衞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歷代小史
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勅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揚子造臨江宮稱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小史
二年二月大駕出揚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爲樂四月勅上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小史

六年四月帝幸瀧水宮避暑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直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濶十餘丈又擬通龍舟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一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景仰擬書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

冀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乃蛇附一商人船同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予中至洞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予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

三日然後致祭王受　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
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旣
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
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
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
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
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
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囘此龍常遊舟檝間與
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

以此辨之

釋名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說文曰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岷山　又曰江會稽郡爲浙江

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毛詩曰江有沱江有汜　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潤化故其氣遒急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沈豐爲郡主簿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倫每至臘節常感戀垂泣遣豐迎母廣陵母見大江畏水不敢渡豐祭神令子孫對母飲酒因醉臥便渡

續漢書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其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

魏志文帝伐吳至長江而歎曰天固以限南北

也

晉書祖逖北渡江中流誓曰逖不靜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又曰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　又曰王濬有奇畧武帝謀伐吳詔濬造船于蜀其木柹蔽江而下　又曰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參佐以戲廢事者乃取蒲博之具悉投于江 太平御覽

孫卿子曰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夫江出于岷山其始由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涉非爲下流大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乎

三十國春秋曰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恠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重覽吳地記曰夫差立子胥以忠諫見王遂賜
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設祭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遊于江濱逢鄭交甫遂解
佩與交甫受佩而去去數十步懷中無佩女亦
不見
列女傳曰楚昭王貞姜者昭王夫人齊女也王
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至遣使者迎夫人亡持
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詔必以符今使者不持
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者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洸

水而死

論衡曰儒書言伍子胥恨吴王驅水爲濤而溺殺今會稽錢唐丹徒江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

袁山松宜都記曰夫江清濁分流其本十丈見底視魚遊如乘空淺處多五色石

新序曰禹南濟於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失色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于天死生命也龍弭耳而逃

吴錄曰步隲表言北降人說北多作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吴王曰此曹必不敢來若不如所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見呂岱說隲言北欲囊塞江輙失笑曰此江自開闢以來寧可以囊塞乎

風俗通曰江貢也所出珍物可貢獻也

荆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如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漏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

太平御覽

傅子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
苟有所逆衆流不至多矣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誦吟者達旦
夫書之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
予屬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紅
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
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遼軒吳記
晉書郡州志曰西晉愍懷之亂琅邪王出鎮揚
州因渡江南北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而都邑

民並隨渡江從北地嘗望來江南自東晉也祭
晉中興書曰元帝渡江歲鎮辰太白等四星聚
斗牛女間禹時鈞命決曰星累累若貫珠炳煥
如連璧帝命驗曰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矛鄭
玄注曰赤矛瑞星名
輿地志曰伍子胥叛楚出關于江上求渡于漁
父漁父歌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碕
子胥既渡解劍與之曰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
覆舟而死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顗在亭而歎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惟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户覓槳船入城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艤至水西門門閘止循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濱

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廢殆盡父或出一戒訓語輒被毆詈惟飲泣而已隣家不平嗾之訟曰吾兒稚耳隣有術士能以乩召仙所言甚驗往拜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修改時否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著錯汝見便是撘船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慷慨而退不數日憂鬱死金陵陶文靖爲言之　楊循吉蓬軒吳記

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

能含沙射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于肉中[illegible]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
官滿分以裝我胥偽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
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
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
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
登第胥大喜盡蕩其產挈家至京師為桂玉費
其子謁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瘁所餘召
醫及雜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死

朱彧可談

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爲聞人晚娶張氏悍虐存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恕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張出也存中長子博毅前室兒張逐出之存中時往賙給張知輒怒因誣長子凶逆暗昧事存中責安置秀州張時時步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從勸于道先公聞之頗憐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閑十餘年

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中賀
而存中自張亡恍惚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墜
水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存中平
日爲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
以謂此婦妬暴非碌碌者雖死魂魄猶有憑藉
可談

江州刺史張又新煎茶水記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于又新丈人行也爲
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之與茶宜者凡七等

揚子江南零水第一

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二

蘇州虎丘寺石水第三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

揚州大明寺水第五

吳松水第六

淮水最下第七

斯七水予嘗俱瓶于舟中親挹而比之誠如其

說也客有熟于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予嘗志之

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爲問南淮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爲可喜近時集句初未有也 竹坡詩話

晉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于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遡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善誘文

趙靜齋淮被執于溧陽豐登莊至北府廨家廟

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需及子孫今淮討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常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無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隲事焦許之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礶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

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逆被虜拏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滑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遯南徙不返死葬海旁山上山房隨筆

吉州龍興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則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廻始知蒲牢鬬傷江龍玉堂閒話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

洲宿于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歎聲止息即
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
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
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楊子尋姨夜
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
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于漁行
西渠中其夕再見夢于楊子令石義竟不爲理
復見冤氣于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
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

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
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
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
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
于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覩之書盈于幅
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
書不久輙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
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于道有風旋灰直
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

函寬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日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酉陽雜俎

舟師始于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使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于明州向頭設備閧海舟自京東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然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輒

必淪溺得抄上水手方轉斛胡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客義馬可謂至當之詩 戴氏鼠璞

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述異記

渠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溼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溼知道巫山行雨歸 摭言

唐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講堂堦上臨堦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

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三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朝野僉載

昔冀州一巨商每歲販鬻至杭時有挾姑布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常如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楊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號慟詢

焉答曰妾之夫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買鷄鵝過江貨賣歸則詐本于妾然後持贏息易柴米餘貲盡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遺失所留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歎曰我今厄于命設令鑄金可代我無虞矣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五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戚故舊敘永訣閉戶待盡父母親族寃轉寛解終弗自悟盼期無他故復之杭舟阻風偶

洎向時賻錢處登岸散適此婦襁負嬰孩遇諸
道迎拜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援數日後乃產母
子二人沒齒感再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
便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覩形
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
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若干以報之 輟耕錄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樁以免令樹此樁
于上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
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

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歷代

小史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眞簡先生瓛三從姪父

譽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

之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于時秦江初霽

共歎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

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

聞君志道高閑欲冀少留願垂顧盼語訖二女

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穀馨香襲

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綃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綃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謂君子導與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

匹夷光曰阿婦無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聽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沒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皆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聞京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一雙亦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

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項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出窮怪錄

太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上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詠

皇后七秦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河豪傑共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久之乃有五

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
領之緡皆沾溼父母怪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
異（聞𥦗括異志）
水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
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
病即生釘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
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
舍每多得鰻鱺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
之妻今尚無恙（稽神錄）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使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那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歷代小史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小史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小史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小史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振怖非常急念眞經猛獸熟視曳尾

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風
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
終亳州譙令 報應記

晉周昉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
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昉性膽果決因上廟
宿竟夕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髮老翁昉遂擒
之化爲雄鴨昉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 述異記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者李暉者俱不識農事
嘗用巨舫載魚蟹鬻于吳越間唐天寶十三年

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
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
暉往浦岍村合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閒
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
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
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豎即匿
身蘆中以俟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
震地成大恐遽登舫盡投羣魚于江中有頃而
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為妖妄

乎唾而罵詈且久之無以自白即用衣質酬其直既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岍明日遷于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歸汝魚直成盆奇之是日于瓜洲會羣僧食餅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于紀述　宣室志

采石江口李太白墓在焉往來題詠殆遍有詩一絕云采石江頭一抔土李白詩名耀今古來的去的題兩行魯班面前掉花斧後人見之從

此絕題　西樵野記

餘姚儒士張幹甫處塾于江北弘治庚申清明日歸家舟宿建業客中落寞吟曰節物催人到客邊江南風景逈堪憐魚兒池館新生水燕子人家又禁烟幾片落花寒食後數株高柳夕陽前春衫曉試香羅雪駿馬嬌嘶白玉鞭綠水青山渾似畫煖雲芳草最宜眠松醪有客邀村社麥飯誰家掃墓田自愧道傍楊子宅十年閉戶默生氊吟訖俄聞狂風大作江水沸騰乃見雲

物一者尖首大腹而其體白一者方首多髯而其體黑一者長角長股而其體黃捕魚銜浪湧躍而來作人言曰我輩遨遊江海積有年矣惜哉今皆爲廢物也言罷大笑共趨幹甫之舟浪花拍天舟幾覆沒幹甫叱曰吾乃越中儒與汝故無讐隙何故乃爾三物曰吾輩初爲戲君其意實不欲害君也遂相率而沒卒不知其何異也　酉樵野記

瑞陽有陳姓者謀殺一販藥商人席卷其資以

歸蓋與商之僕共圖之也遂開張藥局遇發賣時每開一裹則有所殺商人之頭在內衆褁皆然陳大驚呼一躍而卒吉州張眞元鹽商也泊舟江岸値洪水漂一婦人抱衣厨中江而下大呼求救張以小舟往濟之見厨中皆金帛遂取其金帛復推婦人于水越四年所居爲水所漂一家十餘人皆溺死嗚呼殺人取財人雖未報而天必報也　睿驗記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漕掾中之女也嫁鄱

士張弼建炎巳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盜

肆虜掠丱人夫恐辭與儕皆往務溪避賊獨徐

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夫駡曰朝廷畜汝輩以備

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

一女子力少衰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

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

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

賊汗則蠅營狗竊乞憐但之命或出力而助虐

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

烈日爭嚴鳴呼壯哉 古今說海

鰡身圓頭匾謂之蛇頭鰡生江中味埒鯆魚謂之鯆舅 府志

鯇出江中四月鯆魚盡則入市爾雅鱖大鱯小者鮡郭云鱯似鮎而大白色蓋今之鯇魚歟東坡詩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 府志

大江在城北六里西接上流東注大海北距廣陵所謂天限南北險過湯池者也 魏文帝有渡江之志黃初五年秋至廣陵時江水盛漲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也冬復臨江親兵見波濤洶

湧數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對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千萬兵師亦謂之京江水見寰宇記許渾詩吁嗟樓下水幾日到京江杜牧秋浦詩京江水清滑又謂之京口水經圖又謂揚子江張又新水記揚子江南零第一○按長江千里所歷之地各以異名呼之此自廣陵以來謂之揚子江但未審所始　府志

萬曆辛卯滁州應試五人沉于江屢顯靈異建五英祠祀之越數載同郡應試者出囈語抵舟至江心風大作幾覆皆墮巾長年云適見黑雲中五位官人將頭巾去容狀驚異　江上談

餘俗名鯿魚張敬兒作六檣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又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杜甫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妙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謂之槎頭鯿今揚子江中鯿絕清美當不殊漢上耳 府志

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盧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若溪漁隱

王元之江豚詞云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豨豪吞啗魚鰕頗肥腯肉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 事文類聚

李白過采石酒狂入水捉月而死 五侯鯖錄

長江萬里人言出于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

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峯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遙海見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曰窻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陳眉公秘笈

子胥遇丈人于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可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呂氏春秋

余嘗酌中泠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

經言渫瀉湍急者勿食今此水渫瀉湍悉無然
而乃以爲第二何也又雪液泉在谷簾泉側山
多雲母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洌甘寒遠出谷
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　太平清話
晉陵曲阿楊曉資財數千萬三吳人召取直爲
商估治生輙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刼
盜者若捉曉鋋多獲免濟曉死後先所埋金悉
移去隣人陳家陳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
錢封題是楊曉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

運乎　吳苑

王濬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畧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　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來往又畫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濬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吳人于江險磧要害之處

並以鐵鎖橫鎖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千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 吳志

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夏侯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對江瑾度入江中

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分時油船將步騎萬餘人于下流潛渡攻權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 魏志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大江濶千里孤舟無四鄰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山堂肆考

謝尚字仁祖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雅詞又藻拔尚遣問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即迎遊舟與之談論達旦不寐注云臨

汝郎宏父嘗爲臨汝令也宏字彥伯晉書

白樂天百鍊鏡篇太宗嘗以人爲監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楊州百鍊銅山堂肆考

晉賈充渡江謂夏統曰能作鄉土地間曲乎統曰國人痛伍子胥忠烈爲小海唱于是以足扣舷引聲清激風起晝瞑衆皆恐懼充令妓女盛服金翠繞其舷三匝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晉隱逸傳

唐袁天綱字客師嘗渡江扣舟而還或問故曰船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而一男子跛而負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起幾覆得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山堂肆考

傳玄歌有女殊代生涉江採菱華又郭璞江賦水物怪錯則有玉珧海月土肉石華 山堂肆考

漢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獄豈危我哉遂鼓

樹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 山堂肆考

江水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 家語

德至泉則江生大貝 孝經援神契

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書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 容齋隨筆

沈珍從姚彪貸鹽彪覆百斛于長江曰明吾不

惜鹽惜所與耳 山堂肆考

江豚俗呼爲拜江猪狀似𤝗鼻中有聲腦上有孔噴水直上出入波浪中見則有風無鱗黑色多脂膏以其腦中有井故又名井魚人取江豚子繫著水中母自來就而取之其子如鱧魚大數萬爲羣隨母而行 山堂肆考

江上多楓樹故唐詩云青楓江上秋天遠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徒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

嘗每使者至金其國必問後今何在

今人呼楊子江不知所由名按隋江陽縣有揚

子宮遂名揚子鎮唐改爲揚子縣後陞爲真州

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縣之名以此

楊忠愍有詩曰揚子懷人渡揚子乃以揚子爲

洋子誤矣　御龍子集